

書叢曲戲

# 家之人工

著 模 祖 黃

行印社作工化文

文化工作社

戲曲叢書

---

工人之家

黃祖模著



一九〇八年八月印行

---

戲曲叢書（一輯之二）

# 工人之家

著作者

黃

祖

模

主編者

戲曲叢書編輯委員會

發行者

章

秋

琛

發行所

文化工作社

上海北京路七三弄五〇號二樓

分銷處

聯營書店

上海·北京·漢口·廣州

—— 版權有 ——

編號(果057)再版0003—6000

## 前記

一

(一)本劇台辭比較重要，對辭宜多加功夫，待語氣確定後才能走大地位。

(二)「工人之家」是齣小型喜劇，處理場面宜活潑，處理人物性格宜生動，但不可過火，誇張，尤其不能當作笑劇處理。

(三)「工人之家」應以喜劇手法處理，第一場婆媳倆的戲，不要處理得過於低沉，不然戲發展下去，調子就來不及轉變。

(四)本劇第一場婆媳對話過長，但因內容重要，同

時必須補敘事件，介紹人物性格及人物關係，故不能刪短，在排演該場時，劇中人物宜多加動作（大地位、小動作）以免單調。

（五）劇中人物重於內在感情，演員態度必須誠懇。

（六）劇中人物都有個性，故演員必須注意性格的刻劃。

（七）劇中人物的口頭禪，像爺：「我年紀活了一大把了，什麼事情不懂呀！」婆無主見，好符合人：「是呀！」「也對！」「也好！」孫：「天下工人是一家。」

「演員唸辭時宜強調口頭禪，這樣可幫助人物性格之刻劃。

（八）劇中人物兒子一角，作者欲借重他闡明主題，

所以性格刻劃得並不理想，爲補救缺陷計，宜注意下列四項：

A 在造型上（化裝、服飾）力求工人型。

B 在動作上，避免知識份子氣息。

C 在台辭上，說得要自然，不可大段大段的像在演講。

D 在他不說話的時候，儘量找生活的動作，如坐下喝茶，站立脫衣，走去掛帽之類。

總之，演得隨便一點，特別要避免說教形態。

（九）劇中人物小牛一角，因爲年輕沒有思想基礎，所以多少犯了點左傾幼稚病，要演得莽撞。

（十）在兒子說服老爺時，小牛及婆婆坐在一邊，以

不妨礙主戲爲原則，可儘量找戲做（必須處理恰當），這樣顯得自然，比較生動。

（十一）本劇節奏宜明確，最後媳婦及玉珍一上場，戲劇動作應直線上升至最高潮，並且戲要拉得緊，不可鬆懈一點。

（十二）最後一場戲，台上分兩組地位，一組圍桌談論，情緒熱烈；可把老爺單獨留在台右（以演員之左右爲左右）後角，讓他一個人在那兒沉思，作爲轉變前之心理準備。

（十三）地位：

A 舞台右方是外門，左方後角假定內門，婆捧碗端飯可由此出入。

B 舞台上安置之床舖是小牛睡的單人床，在兒子說服老爺時，婆孫可坐其上。

C 床上放大堆晾乾待疊之衣服，媳回家可找些動作。

D 舞台上安置之籐靠椅，是老爺經常坐的地位，喝酒也可按排在此處，由婆當場搬隻橈子放在旁邊。

## 二

本劇曾由崑崙影片公司文工團作首次演出，由黃祖模導演。演員表如下：

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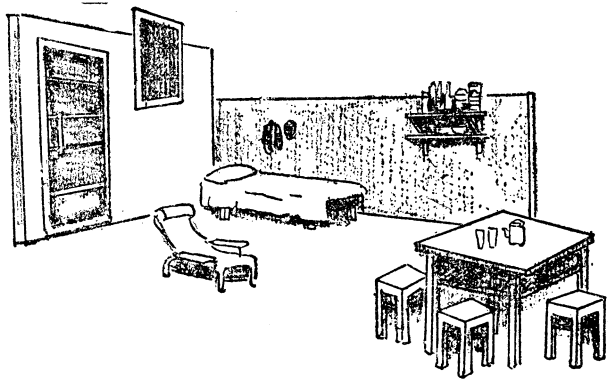
飭演者

傅柏棠



婆 子 媳 孫 玉 珍

吳 茵 高 正 上官雲珠 張 乾 王 蓓



計設台舞「家之人工」

人 爺 六十歲的老工人，固執，好強。

婆 五十多歲，無主見。

子 三十多歲，進步工人。

媳 三十多歲，女工。

孫 十多歲。

玉珍 二十來歲，女工。

晚上，室內昏暗，一個人都沒有。媳由外邊回來，把電燈開了，走到桌邊坐下，顯得很疲乏的樣子，正端起茶壺倒茶的時候，婆聞聲出，手裏捧着剛洗過的碗筷。

婆 (關切地) 蘭英，回來啦！ (把碗筷放在桌上，取抹布擦碗

筷)

媳 (趕忙起身，去幫忙) 媽，我來。

1 婆 不用，坐下歇歇，看你跑累了！

媳 還好（幫着擦碗筷）。

婆 餓了吧，飯給你熱着（去端飯鍋）。

媳 不，媽，我這會兒吃不下去，歇一歇再吃。

婆 也好，歇一歇再吃吧，等你回來吃飯等了老半天了，小牛他們趕着要上夜校，咱們就先吃了！

媳 阿妹她們硬留我吃飯，我不肯，臨走送了一包水果糖給咱們小牛吃。

婆 你託她找的事情呢？

媳 媽，這個時候，糖果廠的生意怎麼會好呢？她們廠裏出的幾萬塊錢一斤的咖啡糖，專門給有錢人吃的，現在買的人到底少了！

婆 是呀！有口飯吃就是好的了！唉，錢是不容易賺

的，這些有錢人哪不拿出幾個來做做好事，倒情願買糖吃！

媳  
媽，現在他們也知道錢是不容易賺的，要在解放以前，他們有的是靠山，可以不費一點力氣，一會兒就能賺上好幾根大條子，在那個時候，阿妹她們這些糖果廠的生意才好呢，你東西再貴，還是有人買，現在就不行了！

婆  
阿妹要是停了活怎麼得了啊，一大家有好幾口張着嘴要吃啊！

媳  
沒有，她們廠裏沒有停工，本來老闆要緊縮，要停了一半工人，後來由阿妹她們幾個結拜姊妹帶頭向老闆商量，請求不要解僱自己的姐妹，她們留下的

人情願自動減薪，從這個月起，全廠職工只拿一半薪水。

婆 那她們的日子不是更苦了嗎？

媳 是呀，我也是這樣問的阿妹，她說苦倒不怕，要是她們不這樣做，眼看着自己姐妹挨餓不管，那麼就連自己在吃飯的時候都會不安心的，這才是叫真苦呢！

婆 阿妹心腸好！

媳 自從解放以後，她懂得很多道理，真進步！

婆 是呀，懂得道理了，還有你二嫂去找了她沒有？

媳 去了，我從阿妹家出來就去找她，她們廠裏也艱難，可是人家老闆明白，願意跟工人一塊兒吃苦，

他說渡過今年，等台灣解放，將來大夥兒就有好日子過了！

婆  
是啊！人家老闆才好呢，不像你們的老闆，賺錢的時候，是他一個人的好處，到了看着要賠本的當口，就把廠丟下不管，自己往香港一跑了事！

媳  
媽，就是咱們廠裏不停工，也是開不下去啊，胭脂花粉，嘴唇膏那些打扮用的東西，這時候能省就省了，像二嫂她們廠裏也是做這些東西的，前幾天她們工會跟老闆商量，以後不再做這些東西了，這兩天停工，等原料運來了再開工，往後專門做咱們大夥兒都要用的東西，吶！像藍花肥皂這些啊！

5  
婆  
也對，這法子想得也好。

媳 唉，人家都想出辦法來了，只有咱們廠裏老是開會，結果一場空。

婆 是呀，（忽然想起）噢，剛剛廠裏玉珍來找你，說是今晚上八點鐘在廠裏開積極大會。

媳 不，媽，不是積極大會，是緊急大會吧！

婆 對，對，積極，緊急，緊急，積極，我說也說不上來，我看你還是先吃點兒吧，去開會又不知要到幾點鐘才能回來呢，待會兒餓了沒吃的。（邊說邊走近擱

板，準備取碗筷）

媳 媽，我自己來。（趕忙搶上一步把碗筷取下，婆端上熱騰騰的白飯，媳趕忙接過來盛飯吃）媽，玉珍還講些什麼？

婆 沒講什麼，她關照了一聲就走了！



媳（自語）唉，真不想去開會。

婆是呀，光開會有什麼用呢！

媳噯，不過緊急大會，說不定……還是去聽聽吧！

婆也對，去聽聽也好（看看碗裏菜太少，想起還留着一點兒花生米，去拿來放在桌上），今天菜買的少，拿花生米過飯吧！

媳（拒絕）媽，這是爹下酒的，我菜夠了，留着給他老人家明天吃吧！

婆你不知道你爹那股子牛脾氣，他剛剛喝酒的時候，特爲關照給你留的，你要不吃呀，他又耍臉紅脖子粗了！

7 媳好，媽，我吃。（想起）媽，爹今晚上也去上課了？

婆 嗯，今天爹兒倆放工回來剛進門，把飯盒一丟，還

沒歇腳就挺起嘴來了。

媳 爹他老人家也真是的，識字是自己好。

婆 是呀，一個嘛，說識了字是怎麼怎麼好，老頭子說，不識字還不是活了一大把年紀了……噯，反正公說公有理，婆說婆有理，我也說不上來。

媳 後來怎麼呢？

婆 還有你那寶貝兒子呢！

媳 小牛？

婆 哎，他也幫着說，把個老頭子氣得直瞪着眼說不出一句話來。

媳 (詬異) 噢，爹也逼得住氣啊！

婆 你想一大一小串通起來說他，一張嘴鬪不過兩張嘴，吃過晚飯，老頭子把碗一丟，猛的站了起來，我還當是要吵架呢，不是，他氣也沒喘，一個人抓起書包往外就走，總算是去上課去了。

（門外女工玉珍喊「龔大姐，廠裏開會了，馬上去呀！」）

媳 （走到門口向外答應） 曖！曉得了，等我一等，我就來！

（門外玉珍「好，快點兒呀！」）

媳 （回到桌邊，收拾碗筷） 媽，我不吃了，留着回來再吃！

婆 這一點吃了吧，待會兒肚子餓。

媳 （把碗筷放好） 吃飽了！（剛出門，發覺桌子沒擦，回身取抹

布，婆把抹布拿過來）

婆 你快走吧！我來。（媳忽忽出，婆向外）早點回來呀！

（門外媳答應，婆擦桌，少頃，老爺從外邊氣呼呼地回來，把書本往桌上使勁的一扔，一屁股坐在凳上）

婆 （意料到地）怎麼啦？又發牛脾氣啦！

爺 不唸了，不唸了，下回怎麼說我也不唸了！

婆 是呀，這是何苦呢，氣鼓鼓的去唸書，氣鼓鼓地回來，總共上課不到半個月，倒鬧了好幾回，還是待在家裏太平一點好！

爺 在家裏我到底是一家之主，我年紀活了一大把，什麼事情不懂呀，到學堂裏去，倒去聽這小兔崽子的教訓。

婆 誰教訓你呀？

爺 就是你那個寶貝孫子！

婆 小牛？！

爺 噯！人小，心倒不小，當了一個小組長，開口就是批評，閉口就是檢討。

婆 （不解）什麼？批評，檢討？

爺 就是教訓，他東也教訓人，西也教訓人，好像年紀大的都沒有他懂得多，像我這樣年紀活了一大把了，什麼事情不懂呀！

婆 這孩子，他懂得什麼呢？

爺 可偏偏他又領着頭出歪主意。

11 婆 怎麼，他又要調皮搗蛋想法害人？

爺 害人倒不是害人。

婆 那是什麼呢？

爺 是救人，救濟失業工人。

婆 那是樁好事呀！

爺 我也曉得是樁好事，可是他不能當着衆人的面叫我下不了台呀！我年紀活了一大把了，我到底是他的

爺爺！

婆 （不解）他怎麼叫你下不了台？

爺 怎麼？剛剛開小組會的時候，小牛一開頭就嚷着

「要救濟失業工人哪，要救濟失業工人哪！」噯，你去問問他，他有力量去救濟人家嗎？連買付大餅油條的錢都得伸手問家裏要，他還不是說說風涼

話，反正不會叫他拿出錢來的！

婆 這孩子真不曉得天多高，地多厚！

爺 這不要緊，好！臨了大伙兒都捐了，有的捐錢，有的捐米，輪到我——

婆 （着急地搶着說）你也捐了？咱們家裏還不夠吃的呢！

爺 你別忙，我沒捐，我對小牛說；我說小牛啊，咱們自己家裏就有一個失業的工人，就是你媽，人家都不來救濟咱們，咱們何必救濟人家呢？

婆 是呀！

爺 你猜他怎麼說，一開口，就叫我一聲「老同學」。

婆 （驚訝）怎麼，他叫你什麼？

爺 老同學！

婆 「老同學」？該死，該死，叫起「老同學」來了。

爺 他說在學堂裏大家就得叫同學。

婆 這孩子！真是沒規矩，怎麼可以——

爺 哎，你別打忿，他聽了我的話反倒教訓起我來，他說：「老同學，你講的這種話，我要批評你，你應該自己好好檢討一下才對，天下工人是一家，今天誰有困難，誰都應該幫助誰，照你這麼說，人家要不救濟咱們，咱們何必救濟人家，你簡直……沒  
有，沒有階級友愛的精神」，這是從那兒說起啊，這頂大帽子一壓，要是叫人傳出去，我在這廠裏還站得住腳啊！我年紀活了一大把，今天倒叫自個兒孫子給整得下不了臺！



婆 這孩子也真邪性，算了，算了，別生氣了，喝點酒吧！（走近欄板，取酒壺，酒杯，還有剛才媳婦吃飯剩下的花生米。）

爺 哼！還有你那個寶貝兒子呢！

婆 長林怎麼了？

爺 他們爺兒倆還不是一個鼻子眼出氣，別看在家裏裝着頂規矩，到了學堂就不是那麼一回事了！

婆 怎麼啦？

爺 你還沒瞧見長林那付樣子，一進課堂，跑上講臺，就一本正經，算是教書先生了！

婆 他本來是教你們的書嘛！

15 爺 我沒說他不該教書呀，可是教書也別忘了我這老

子，你說他怎麼的，在課堂上就連名帶姓的叫我，今天一上課，他就叫我跟大夥兒一樣的站在黑板前邊練習畫自己的名字。

婆 你畫了沒有？

爺 當着大夥兒的面，我怎麼能不畫呢？你想，我的名字偏偏東一橫西一豎的，筆劃又是那麼多！

婆 是呀！就說咱們這個姓龔的龔字，筆劃就蠻多了！

爺 要像隔壁的丁小毛那樣名字，哼，我壓根兒就用不着學，閉着眼睛都能畫得對！

婆 後來你畫對了沒有？

爺 我怎麼能畫得對呢！？又碰上前兩天沒去上學，手裏拿着粉筆不自在，抖啊抖的剛剛要拐彎，這麼一

爺

（仍舊固執地）你看，今天勸我去上學，還不是他們

婆

不會的，小牛年紀小，說話沒輕重。

爺

兒子，他還認得老子呀，連孫子都教訓起我來了，他們爹兒倆還不是串通好了存心耍我這老頭子！

來，他總還是你的兒子呀！

婆

不會的，長林也是懂得道理的人，他怎麼會叫自己老子坍台呢，在學堂裏是他教你識字，回到家裏來，他總還是你的兒子呀！

笑！你也笑！

抖，又岔到旁邊去了，真他媽的急得人直冒火！好，到了後來，大夥兒都畫好了，就剩下我一個人站在黑板前面還在那兒畫，愈急愈畫不好，你看，這不是存心叫我當衆出醜嗎？（婆忍不住笑）你還

爹兒一搭一擋。

婆 自己家裏人，別那麼多心。（又給爺斟酒）喝酒吧，

平平火！要叫蘭英聽見了心裏不好受，她又是停了活的人！

爺 蘭英呢？

婆 到廠裏開會去了，今兒她去找了阿妹二嫂她們。

爺 託她們找事，還不是白搭；連咱們這樣的鐵工廠都在鬧着減薪水！

（門外長林、小牛的聲音：「丁小毛，明兒見！」遠處有人答應：

「好好好，龔先生，小牛，明朝會！」）

孫 奶奶！爺爺！會沒開完，您怎麼就跑——了？

（爺不理他，婆連忙向孫暗示，孫不管，婆又跑去悄悄跟子耳語）

孫 爺爺，我批評您，您剛才發表的意見很不對，應該

自己好好的檢討一下，天下工人是一家，救濟失業

工人，應該是咱們自己的事情，咱們不——

爺 （打斷）哎哎，這兒不是學堂，這兒是家！

孫 家！家裏也得講民主呀！

爺 我就是一家之主。

孫 一家之主也不能不講民主。

婆 小牛，回到家裏來別談這些事！（把小牛拉在一邊，把

糖果包遞給他）

子 （心平氣和）爹，這個問題——

爺 爹？我不是你爹，我是你學生，我有名有姓的，我

叫龔讚發，你就叫我龔讚發好了！（轉移目標）你

嘛，還是叫我老同學，往後不管在學堂，在家裏，就這麼稱呼好了！蠻好，蠻好啊！這才叫做家庭民主！

爺爺！

（幾乎同聲）：

爹！

（孫站起，想說理，被婆阻止）。

子 那麼爹，在學堂裏叫我稱呼您什麼好呢？

婆 是呀，一個教書先生，總不能在課堂上當着學生面管你叫爹！

爺 那麼他要面子，我就不要面子了，我年紀活了一大把了！

婆 也對，長林，你也得顧到你爹的面子！

爺 你算是咱們廠裏積極份子，你老子也不錯啊，論手藝，你們這些後輩，那個不是我帶出道的，講資格，我進這廠在宣統……宣統……（想不起來）那時候，你問你媽，你還不曉得在那兒呢，講經驗，我年紀活了一大把，什麼事情不懂啊！

孫 （嘴快）就是不認得字。

爺 不識字怎麼樣？我年紀還不是活了一大把了。

婆 是啊！年紀大認字也沒有什麼用處！

爺 旁的都是假的，只要手藝好，一輩子就不會餓肚皮。

子 僅僅手藝好不成，要不認得字，還是寸步難行！

21 婆 是呀！我想起來了，你還記得吧，有一會咱們去看

蘭英他爹，該到曹家渡，你走錯了，走到董家渡，害得我白跑了一天冤枉路。

爺 那是搭錯了車子！

婆 那你不看看車上掛的招牌，該到那兒就是那兒。

爺 我？……你怎麼不看？

婆 我又不認得字！

爺 我認識字？

孫 哎嗨（邊數快板，邊扭秧歌）不識字真真苦，董家渡當

曹家渡，白跑了一天冤枉路！哈哈……

（爺氣得站了起來，子喝住小牛，小牛往婆身後一躲）。

爺 我就願意跑冤枉路，總比在學堂裏受你們的氣，聽你們的教訓好，我不唸了！



子 您想，從前家裏叫我讀夜校的時候，花了很多的錢，現在，咱們自己工會辦了夜校，不要學費，鼓勵咱們去學文化，這不是識字的好機會？

婆 也對，不要學費，認幾個字，總比睜眼瞎子好。

爺（固執的）我年紀一大把了，用不着識字。

婆 是呀，快要入土的人了！

子 爹，就因為您年紀大，您是廠裏的老長輩，誰不尊敬您，您的手藝好，誰不佩服您，要是只有文化水兒趕不上人家，那就美中不足了！

爺 美！美得難受！

子 爹，下回我不叫您名字就是了！

爺 你就是叫我天皇老子，我也不去上學！

子 那爲什麼呢？

爺 受不了那個氣，我年紀活了一大把了，還去聽你們的教訓？

婆 是呀，是你爺爺嘛，沒大沒小的，你怎麼好教訓他？

孫 奶奶，不是教訓，是批評，是檢討，爺爺，天下工人是一家，救濟失業弟兄——

爺 (打斷他) 別提了，別提了，我聽了就頭痛！

(孫還想發表言論，被婆阻止)

子 爹！小牛他是咱們工人家裏的孩子，他對工人有同

情心——

爺 你們爺兒倆少搭檔，你是教書先生，我惹不起。

子 爹，我教書。還不是爲了自己工人弟兄好嗎？

爺 誰給你稱兄道弟的，我是你老子！

子 是，爹，咱們工人階級是領導人家的，咱們要不學文化，怎麼能跑在人家前頭呢，怎麼能領導人家呢？

爺 我懂得，我年紀活了一大把了，什麼事情不懂？

子 就因爲您懂得太多了，所以把檢討認爲受氣。當然，小牛，你的態度也有問題，開小組會檢討批評爲的要大家都好，不要只顧自己的假面子，要是只顧自己的假面子，臨了你一個人會落後的，只要把這個（指腦袋）搞通了，那才真有面子。（故意地）小

牛！你懂嗎？（小牛點頭）

婆（傍白）也對，聽聽這話也有道理。

爺（傍白）嗯，不過心裏總是有點不大對勁。

子（聽見了）爹，我知道您心裏頭是轉不過這個勁來，這就是您的包袱！

婆 包袱？

子 嗯，包袱，包袱就是毛病，就因為在舊社會裏不應該懂的事情咱們懂得太多了，應該懂的事情反而不讓咱們懂，所以得了滿身的毛病！

婆 毛病？

子 是這個（指腦袋）的毛病。

婆（恍然）呵，神經病！

孫 不是神經病，跟神經病差不多。

子 今天解放了，這個（指腦袋）也解放了。舊的都要死

掉，新的應該成長，建設一個新的國家，新的社會，是咱們工人階級的責任，要建設一個新的國家新的社會，光靠這個（指一雙手）是不夠的，還得靠這個，（指腦袋），所以，咱們要學文化！

婆 是呵，做事情不動腦筋，怎麼做得好呢？

爺 我怎麼不動腦筋？！

孫 （拿出捐冊）那麼，爺爺，這個也請您動動腦筋囉！

爺 捐錢？你不知道你媽也失業？我沒錢，你要捐，你自己出錢。

孫 我那兒來錢哪？

婆 是啊，他連吃大餅油條的錢不是還得伸手向家裏要

嗎？

孫 爺爺，天下工人是一家，咱們救濟人家，人家也會救濟咱們的！

爺 這不是脫了褲子放屁，多費一道手，咱們不去救濟人家，別人也不要來救濟咱們好了。

婆 是呵，我看還是兩免了吧！

孫 兩免，奶奶，這又不是給壓歲錢，兩免？

子 媽，不是這樣說，小牛說得很對，天下工人是一家，今天咱們家裏蘭英沒工作，咱們感到痛苦，替她難過，那麼外邊的姊妹兄弟失了業，咱們還不是同樣地感到痛苦，替他們難過嗎？

婆 是呵，咱們家還算好的呢，蘭英沒工作，還有你們

爺兒倆賺錢，別人家就不成了。

子 咱們的生活比人家要強得多哩，一天兩頓白米飯，還有一暈一素的小菜。

孫 爺爺每天還喝一斤黃酒呢！

爺 喝你的？

婆 早就改半斤哩。

子 看看人家，現在咱們上海有不少工人兄弟失業，連他們家裏的，數目很不少，他們喝粥湯，吃葷渣過日子，您想咱們能只顧自己不顧人家嗎？

爺 光靠咱們這點力量也不中用呀！

子 一個人的力量小，要是大夥兒省吃儉用把錢省下  
來，救濟失業弟兄，那就一定能克服暫時的困難，

現在全國都行動起來了，有的捐一天工錢，有的捐了錢又捐米，有的當場把衣服脫下來義賣。

孫 爺爺，您看！（遞過捐冊）

爺 我不認識字！

孫 （翻捐冊）您看，丁小毛把身上的毛線衣都脫下來捐了，還有他口袋裏的一萬塊錢也掏出來捐了！

爺 人家是光桿兒。

婆 家裏沒有開銷。

孫 那王福寶他怎麼也捐了呢，人家一家七口子，他把家裏存的一擔米都捐出去了。

爺 別囉嗦啦，我也捐！

孫 （興奮地）呵，您也捐？（遞上冊子）爺爺，您寫您寫！



爺 不是，昨天廠裏義務勞動，我跟你爹，一人不是捐了一天工錢嗎？

孫 還不夠。

婆 一天工錢不少哪！

孫 沒有盡力！

婆 是救急不是救窮！

子 對，是救急，咱們就是救急，眼前的困難是暫時的，咱們只要把蔣介石徹底打垮，咱們的工廠就不再受封鎖轟炸的威脅了！在鄉下農民把災荒渡過，今年秋收，慢慢恢復過來，工商業就可以轉好了，到了明年，鄉下種田的人都分到了地，那時候，鄉下人都跑來買東西，咱們的工廠還來不及出貨哩！

那時候——

孫（搶着說）那時候，人人有工做，人人有飯吃！

（媳回來了，玉珍幫她抬進一袋麵粉，五斗米）

玉（在外嚷着）小牛！來幫忙啊！快來幫忙啊！

孫媽，那兒來的麵粉，米，還有米！

婆蘭英，這些東西那兒來的？

（媳在一旁擦汗，玉珍興奮地搶着說）

玉阿婆，是人家救濟咱們的！

媳今天廠裏開會，有學生，有解放軍。

玉還有別的工會代表，總工會代表——

媳機關裏的代表都到廠裏來慰問咱們，還帶來了這些

東西救濟咱們。

玉 總工會代表在會上保證全國工會一定能完成救濟咱們的任務！

媳 而且他說政府是咱們工人階級領導的，咱們應該先有決心，克服困難，起個帶頭作用！

玉 還有他們大學生，乾飯改成稀飯，把省下來的米救濟咱們，解放軍也把省下來的菜錢捐給咱——

媳 大夥兒都幫助咱！

爺 (陡然地) 小牛，來，過來 (小牛莫名其妙地走過去，大家都看着爺) 把簿子拿出來！

孫 (驚訝) 怎麼？

爺 我捐！

33  
孫 爺爺！(遞上捐冊)

爺 從明天起，我酒不喝，我把買酒錢省下來捐出去！

（對媳）蘭英，把人家救濟咱們的麵粉，米都捐出去！

子 對，都捐出去吧！咱們還活得了，爹，我來替您

寫！（取過捐冊）

爺 （頑強地奪過冊子）怎麼，我不能寫？（用唾沫沾鉛筆尖，

低頭專心寫）

孫 （禁不住笑）爺爺，您寫得蠻好嗎，到底識字有用

吧！我的老同學！

爺 （佯怒）啊！

子 （喝住）小牛！

孫 喔！爺爺！

（衆人笑聲中，幕落）

文化工作社印行

戲曲叢書

- 工人有力量 趙丹·林谷·田野著 二·二〇
- 工人之家 黃祖模著 一·五五
- 永遠向前 蘇汎著 一·八〇
- 爐邊風波 艾明之著 一·二五
- 傅家寶 趙樹理原著  
吳茵·黃宗英·程模改編 一·三〇
- 攜手渡災荒 上影演員組集體討論  
江執筆 二·四〇
- 勞動最光榮 施星火著 一·三五
- 不許浪費 王鈞力著 一·一五
- 打通思想 康捷著 一·三〇
- 米 潘際炯·周行著 一·六〇

文學叢書

- 雲層 劉北汜著 五·〇〇
- 憤怒的鄉村 魯彥著 一六·〇〇
- 神的失落 王西彥著 一三·〇〇
- 鄉愁 艾蕪著 五·五〇
- 北方 豐村著 一三·〇〇
- 龍烟村紀事 劉白羽著 一三·五〇
- 伙伴們 劉北汜著 七·〇〇
- 遺失的笑 草明著 九·〇〇
- 人民的聲音 李根紅著 五·〇〇
- 狼窟 艾明之著 一五·二〇
- 幸福之島 王西彥著 一·〇〇
- 土地底兒女們 安危著 五·三〇
- 不連續的故事 方紀著 五·三〇



戲曲叢書  
基價

8.17